

元宵燃灯

章雄

描写元宵节灯节的。这首词来自《青玉案·元夕》，前面还有“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真实再现了南宋都城临安的元宵燃灯盛况。

我小时邻村曾有一户人家在元宵节夜晚接新娘。新娘坐在一辆糊成大灯笼的牛车里，灯笼里的烛光映出新娘隐隐约约的身影，扣人心弦。新娘灯车的前后摇曳着一队灯笼送亲队伍，尤为壮观。

我生活的地方，每到元宵节的夜晚，人们都纷纷向天空放飞孔明灯，向河里放许愿灯，像繁星一样的红灯笼飘飘在春节末梢的夜空中，映红了人们的笑脸，也照亮了人们对春节最后依恋的心情。

有一年元宵节，我见路边两位姑娘举手等抓正在徐徐下落的孔明灯，她们笑着把灯笼上的微信和电话记下。原来有一个男生把交友信息贴在灯笼上，希望接住他的灯笼的女生与他结下姻缘。这不失为一个浪漫的创意。

有次喝茶，有朋友说有一对夫妻在春节里吵架，妻子赌气跑回娘家，男方派了几拨人马前去求情领人未果，眼看就要过完年，元宵节的当晚，丈夫突发奇想，提一灯笼前去敲门，妻子开门见此情景，远古悠远浪漫之风徐徐吹来，冰冷僵硬的心瞬间被融化。

是的，燃灯对于过年来说，无疑是喜庆境界的提升，它是从人们物质崇拜上升到精神的象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春节文化的点睛之笔。

传统元宵节有燃灯、吃汤圆（北方吃元宵）和猜灯谜等，全国各地以活动之盛大，来庆祝过年的最后一天。但最吸人眼球的当数燃灯了。

对元宵节有记载的，距今1900多年前的东汉明帝时期就有燃灯习俗了。从当初官方的点灯敬佛，随后民间效法流行。中国人自古有燃灯爱好。燃灯能给人喜庆，温暖。在乍暖还寒的元宵夜里，橘红的灯光能给人心灵上的抚慰。到了明代，人们燃灯庆祝元宵节则已是深入人心，从初八开始点灯，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明代人对燃灯已经达到痴狂程度。

大家熟悉的辛弃疾的名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是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谨以唐诗《春怨》为本文引子

阴冷了好几天，昨日中午终于出太阳了，天气预报果然准确，只是还是北风，在家里有些阴冷，走出室外，背风处晒太阳还是好暖和的。

今天清晨，我从梦中醒来，阳光已经从窗子照射进来了。起床洗漱完毕，信步走到后院，后院里的柿树上有一只身黄翅白的小鸟“啾啾”地轻鸣，在树枝间来回蹦腾，时而翼尾摇晃，似是站立不稳，欲跌欲坠，甚是顽皮，我远远看着，好担心摔伤了它。

我不知道此鸟姓甚名谁，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认识此鸟的祖辈了，只不知这个鸟儿是儿时相识之鸟的几代玄孙。今早就是它在鼓噪吧？把我从梦中唤醒，好像它也知道天气好了，只是性子急了些，惊扰了人的好梦。

难怪唐诗《春怨》中说的一个女子，年轻貌美，正是青春年华，丈夫在辽西戍边，那辽西距离女子家大唐的首长安城很遥远。当年交通不方便，不像现在可以乘坐

高铁或者飞机，须臾便到了，那时候一个弱女子要想去见保卫边疆的丈夫，千里迢迢，哪里知道路在何方？每日里思念丈夫了，就倚门盼望，真的是望穿秋水啊！

这一日清晨，这女子正在梦中风尘万里地远赴边疆寻见丈夫，小两口久别重逢，耳鬓厮磨相拥而泣，诉说离别相思之苦，倒着满肚子说不完的话儿，情意绵绵，那情景就是神仙看见了也会心酸。不想一阵“叽叽啾啾”的鸟鸣，犹如催小孩起床上课的闹钟一般执着地叫个不停，恍惚间这女子还想在梦里赖着，搂抱着丈夫不肯放，可那“啾啾”叫的小鸟儿的声音，好像硬生生地把她从千里边疆丈夫的怀里拉回家中榻上，真是叫人恨不得擂床打席，牙齿咬碎，欲啄那鸟的肉。一个翻身起床，奔向厨房灶口，拿了一根柴棍，撩起长袍睡衣疾步而出，“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如今想来，那女子一怒之下，是否伤及了鸟儿？当年动物没有现在那么弱势，政府也就没有

啼鸟

羊群之牧

动物保护的法规，人们对动物仁爱意识比不上现在，这只黄莺儿是不是会有生命之虞？再仔细看那诗，哦，还好，是“打起黄莺儿”，那鸟儿应该是没事，只是惊飞去了。

此事过去千年，无人去考究那鸟儿是否真的被打着或者是伤及性命，只是这鸟命比那花魂不知孰轻孰重？古来有爱花悲花的林黛玉，悲悲切切地荷锄葬花为花儿洒了一把又一把的鼻涕和眼泪，害得今人也她的抽泣声弄得鼻子酸酸心儿凉凉，却没听说有爱鸟悯鸟的什么“玉”，也为鸟儿伤心一把，哀哉，鸟儿！

其实这黄莺儿也不是故意使坏的，一连好多天春寒料峭，抖索了好些日子，哪一天不是冻得抖翼瑟瑟？御寒就依赖那一身黄白相间的杂毛，不像人类可以添加衣服，条件好一点的人还可以呼朋唤友拥炉暖酒，喝五吆六，直喝得面红耳赤、饱暖连连，敞开衣襟，那蹒跚的步履和大声喊的酒话把鸟儿都惊飞了，一点也不觉得冷。现在

天气晴好了，那鸟儿哪能不跳出窝来欢呼雀跃？这也是鸟之常情，不足为过。唉，谁知道就惊了你的好梦呢？

现在我家后院这鸟儿，我就生怕惊吓了它，敛足屏气地躲在壁角斜眼窥视。好喜欢它清脆的鸣叫，比娃娃还嗲比小姑娘还娇，那叫声婉转甜脆，你要是仔细听，好像自己也懂得了一点点鸟语，那是提醒人们，春天来了，春暖花开喽，农耕开始，不要睡懒觉啦。那鸟转过头来，听那声音又好像在和赖床的小娃儿说话，清晨还是很寒冷的，盖被子要“遮头遮尾遮到脚，莫给伤寒着”，在关心着人的呢！我又没有辽西之梦，不怕它把我惊醒，倒是觉得它的声音胜于丝竹（乐器），其情恹恹，其意绵绵，令人心旷神怡！

我仰头望着那鸟儿，它还在那些想要萌芽的树枝上跳跃，我吹着口哨跟它说，鸟啊，鸟啊，你就叫吧，我听着呢。它侧耳好像听懂了我的话，很友好地回应了我一串轻鸣！



灵岩湖夕晖

（周学能摄）

诗歌

稻田边(外一首)

夕夏

南方空旷的稻田，稻草人等待暮色缝合好最后的一线天空

一只白鹭的羽毛
像一块云彩，它梳理一下
就落下雨水

黑夜终归要来，赶夜路的人在稻田边
挑着月亮行走
把大地最后一束光背负在身体

靠近他时，有一种美好的生活
让人度过想要的一生

边缘生活

人群远去，一只手遮住的天空
是一个人边缘的生活
我重复简单的事物，你的胸膛奔跑小鹿
我为此重复犯错
你的时间如同雷鸣，暴雨中
我像一只乌龟一样缓慢
爱过的草莽翻过栏杆
活着的记忆神经，在悬崖边打盹

需要某个时刻，回到曾经
没有尽头的荒芜之地
仙人掌的刺温柔，为爱藏起锋利的锋芒
我像一只骆驼一样
忍饥耐渴，且顺从地爱你

春天的李子花

杨智东

满山遍野的李子树开花了
在美丽的新春
她们带着春的灵秀姗姗而来
花树下的瑶族苗族姑娘们
妩媚多姿 眼眸如秋水亮洁
她们就像一只只百灵鸟
依偎在李花的白雪皑皑的世界里

春天来了，李子花妩媚
她的兄长李树上的枝条
如一个坚强的战士，伸长手臂
托举着李花的娇羞
银装素裹里 我与天共醉

我是一个游客吗
置身其中 我宛若从古代走来
一朵朵雪的花 她们
带我回到了上古的时空
今夜，我是这季花的爱人

我们对种菜有一种执念，无论生活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无论住的是平房还是楼房，总放不下对种菜的执着追求。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蔬菜产量稳居世界第一。这固然与我国土地辽阔，人们对蔬菜的需求量大有关，但更多的是与我们的种菜热情有关。

曾经有一首流行歌曲，其中有一句就是“为什么种菜”，是啊，为什么种菜？也许是因为数千年的农耕文化传统影响，也许是由于民族共同的集体意识所致，没有人能作出准确而全面的回答。但我们热衷于种菜，日复一日为种菜奔忙，已经成为一种标志性的生活常态。

于是在每个可利用的空间，人们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表现出一种生命不息种菜不止的精神，开拓出一块块菜地，种出各种不同的蔬菜，萝卜白菜，葱花大蒜，既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又能起到绿化景观作用。居住在农村的有土地条件自然不必说了，城里也不乏想象力超群者，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便在楼下转弯旮旯或楼顶平台等处，只要有巴掌大

多年以前，爷爷猝然离世。我回到家乡祭拜爷爷，特意嘱咐母亲把那台收音机拿去爷爷坟前，我想他一定很需要它。

爷爷爱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他的故事来源于那台收音机。

小时候，我的家乡交通通信不是很发达，没有手机，书籍也少有，电视机更是奢侈品，信息闭塞，日子过得也单调。听老人讲故事，成为我们几个小孩接触这个世界的窗口。在夏日的傍晚，太阳落到山的那一边，热气渐渐褪去，当忙完了一天农活的爷爷脱下他那编制的草鞋，悠悠地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时，我们几个小孩便跳呀蹦呀地围绕在他身旁，听他絮絮叨叨地讲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

此时，收音机从泥房的窗户里时断时续沙哑地播着新闻，“滴滴滴”“沙沙沙”，爷爷回房间把信号调到能够清晰听到节目声音的电台。接着听见“广西是歌仙刘三姐的故乡……莫土司衙署位于广西忻城县，是刘三姐故事中莫老爷的府邸……被誉为‘壮乡故宫’，我们的注意力便不在爷爷的身上了。“刘三姐，壮族人民喜爱她”，“她用歌声替农民说话……”紧接着收音机里传出了壮歌，唱他如何成为孤儿，怎样被领养到这儿屯。他的音调先是略微提高，接着低沉沙哑，像是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的一口痰，那时的我们猜不出他是失落还是愠怒。

我初次知道忻城莫土司衙署，就是从爷爷的收音机里听到的。爷爷的收音机是一个有趣的叙述者，确切地说，这台收音机更像是一个精彩的、充满着许多可能的大世界，它提供给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的爷爷和他的子孙有限的和无垠的想象。

祭拜完爷爷的那天下午，我到忻城县东安街走了一趟，来到了莫土司衙署。土

的地方，都逃不过热爱种菜的人们的“法眼”。或者就在自家阳台用一两个废弃的塑料盆，装上泥土，也能满足种菜的要求。勤劳的人们每天择地、挥锄、施肥、松土，乐此不疲，为了“伟大”的种菜事业忙得不亦乐乎。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蔬菜终于长成。或自己食用，或有多余，便送给左邻右舍，邻居也不会拒绝这番好意。看过一部电视剧叫《激情燃烧的岁月》，剧里的主角便常把自己在自家小菜园所种的菜送给邻居。此类举动无形中加深了邻里之间的感情，起到了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确实，吃着自己种的东西非常放心。而且因为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吃起来格外香甜。我自己也在自家阳台上用塑料盆种过葱花大蒜，偶尔炒菜放上几根，感觉味道特别好。在别人家特别是在农村吃饭，主

我们的“种菜”情结

黄任波

家总是热情夹菜，嘴里还不停地介绍，说鸡是我自己养的，蛋是我自己下的、菜是我自己种的之类让人放心的话，意思是所有的菜都绿色环保，吃了后身体健康。记得有一个黑色幽默，说是一帮城里人到乡下游玩，看到一位八旬老妪在菜地种菜，身体非常硬朗，不由得感叹道：“阿奶的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把年纪还能种菜！”老妪听了答道：“别羡慕我，倒是我应该羡慕你们。我种的这些菜都是打农药的，我自己不吃，拿到城里去卖给你们，你们吃了居然没事，说明你们的身体比我好多了。”众人闻之结舌。其实，现在种菜很少放农药化肥了，人们的健康环保意识已在日益增强，农药残留的检测标准也在日益提高。

但也因为种菜遭受吐槽的，譬如在公众空间如公共绿地种菜，在马路绿化带

开垦播种，在河边水土易流失之处开荒撒秧等。特别是一些种菜人为了菜长得肥壮，还施放了农家肥，那种味道散发开来，确实令人感觉恶心。有一在公号楼下种菜者，因为施放了太多的农家肥，被别人树了一块牌子，上书“此地非厕所，种菜请自觉”。后来牌子被种菜老奶奶扔到了一旁，还被她老人家问候了树牌者的十八代祖宗，结果是再也没有谁敢招惹，异味依旧。

说到底，我们都有一种种菜情结。情结是一种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我们的种菜情结，也是一种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这一种冲动源于传统的集体潜意识。所谓添绿、所谓环保、所谓借此达到锻炼身体目的，只是人们后来为种菜赋予的其他意义。种菜情结会在我们的种族中延续，难以解开。

爷爷的那台收音机

念萍

他对县城乃至对北京（老一辈对北京有特殊的情感）的想象全部来自于那台收音机。某天早晨，收音机里的频道播放录制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场面，爷爷凑近喇叭聚精会神地听，而后立正站立，眼眶里饱含肃穆的敬意，嘴里说道：“我该去北京天安门看看，是毛主席带领我们老百姓走向美好生活。”我见状，许诺他等我长大了，一定带他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看看毛主席。他乐了，连连点头应允道：“那三妹可要带我去呀！”

我遗憾懊悔的是，还来不及带爷爷走趟北京天安门他就溘然长逝了。那年，我刚毕业参加工作。爷爷的一生都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耘着，他的足迹只在家和新圩街（家乡的地名）两点之间。奶奶去世后，陪伴着他的，永远是那台形影不离的收音机，那成了他了解这个世界的窗口。

我这才明白，爷爷就像是那台收音机，这辈子都在寻找听众，来听他诉说这命运多舛而孤独的一生。当他犹如灯油耗尽时，身边只有二儿子夫妇陪伴，没有众多子孙在床边呼唤和哭泣，他那不知行踪离家多年的小儿子因联系不上也未曾回来，他不甘心，他闭眼闭上眼。

“唱山歌啊……这边唱来那边和，那边和……”

在冬日里某个洒满阳光的午后，绿皮火车里的播音节目，专题播报刘三姐的戏剧故事，我心中涌上一股暖流，温润而青涩。火车“哐啷”地驶向遥远的远方，那是逐梦的天地，那有着五颜六色的世界。一个从闭塞的村屯里走出来的姑娘，开始

了她广阔的生活。她回想起那年她考上市重点高中，爷爷将她送到村口，颤颤巍巍地给她递上了10块钱，被揉搓得褶皱如乌黑的10元面值人民币，它承载了爷爷干净的期盼和念想。他想让孙女能够走得更远更好。

我的眼睛又湿润了。爷爷那台收音机给了我一个充满奇思幻想的童年，它让我知道除了花生、玉米、稻谷和甘蔗之外，还有火车、飞机、电视机和城市的霓虹灯，它激发了我走到山的那一边去的急切盼望，初步启蒙了我关于壮族文化的点滴知识，内在地强化了对于本民族充分的文化自信，这份自信足以让我在人生的大道上风雨无阻。

我想爷爷在彼岸一定会很欣慰。

作者简介：念萍，原名蓝浪萍，生于1990年6月。来宾市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河池学院堆云文学社社长，现居于广西来宾市，供职于兴宾区某机关二层事业单位。喜爱阅读、写作，喜写散文，偶写诗歌，有少数作品发表于文学刊物。

